

• 电影文学剧本

• 王静珠 张良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少年犯



458972

44.48  
WJZ



C0266468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 少年犯

王静珠 张良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 内 容 说 明

本剧表现鲜为人知的少年罪犯的服刑生活，生动地展示了肖佛、方刚、沈金明等少年犯如何在党和政府挽救、改造政策的感召下，经过管教人员的热情关怀和耐心教育，告别罪恶的过去而走向新生活的过程。

剧作洋溢着创作者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语言也较简洁。

责任编辑：徐 劲

封面设计：孙 飞

## 少年犯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5 插页：2 字数：44,000

1987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统一书号：10061·532 定价：0.71元

## 1 晨 某市 区公安分局拘留所

一抹朝霞衬着长长的围墙、长长的电网。远看是那样明媚，近看则又显得灰暗。

铁门边站着荷枪的武装警察。

## 2 晨 拘留所内

长长的走廊，左右两排监舍。

一位巡逻的干警从走廊深处迎面走来，周围不时传出铁门撞击声。

另一名干警押着一名囚犯向走廊深处走去。

巡逻干警走到十一号监舍前停住。

十一号监舍的铁门上，瞭望小窗无声地拉开了，巡逻干警窥视着。

透过瞭望窗，看见不满十平方米的监舍内，靠墙端坐着十名囚犯。他们有老、有小，形态不一，默默端坐，不时斜眼看着瞭望小窗。

### 3 拘留所走廊上

拘留所楼梯连着走廊，一位中年干警陪着女记者从底楼走上来，铁门里的巡警给他们打开铁门，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

巡警：“你好！”

中年干警进门介绍：“这位是记者谢洁心同志。”

巡警：“欢迎！”

谢洁心：“你好！”

巡警关上铁门：“请跟我来吧！”三人径直向十一号监室走去。

一间间的监室（横移），铁栅内席地坐着的男囚犯，他们都是低头抱膝，不时有人从眼角射出两道阴冷的目光。

巡警、干警、谢洁心走到十一号监室铁门前。

巡警打开铁门，向大家扫视一下。

监室内囚犯们无言地席地而坐。

中年干警跨前一步，打开文件夹喊道：“我叫到谁，谁就出来。阮五、方刚、沈金明、肖佛，都带上自己的东西出来。”

叫肖佛的一跃而起，欣然答应，毫无惧色地走上前施了个礼：“是放我出去吧？”

巡警瞪了他一眼，掏出手铐将肖佛和阮五铐在一起，又将方刚和沈金明铐在一起。

肖佛在观察中年干警的神色，就在他被带出门时他问巡警：“大叔！我们还回来吗？”

巡警：“不回来了，该给你换个地方住住了。”

#### 4 拘留所院内

院内的车棚下停着几部三轮摩托车，不时有干警驾驶摩托车驶出大门。

另有不少公安人员快速地进出办公楼。

中年干警押着方刚等四名少年犯从主楼的大门台阶上走下来，后面跟着谢洁心。他们向停在院内的小囚车走去。

小囚车的门被干警打开，少年犯们带着各自的行李上车，方刚的手里只拿着一个小挎包，肖佛两手空空，唯有沈金明和阮五的手里拎着花被褥等行李，行动十分不便，他们互相牵制着一个随着一个跨进囚车。

一位青年干警提着谢洁心的旅行包走到谢洁心的跟前：“谢记者，您的行李也放在车上吧？”

谢洁心：“好的，谢谢你了！”

中年干警：“让您坐小囚车去实在委屈您了！”

谢洁心：“我要求这样的，这样可以看到全过程。”

拘留所的大门外，几个过路的人在向内观看，在这些人中有一青年正向她招手喊道：“妈妈，你来一下！”

谢洁心对干警：“是我儿子，我看看就来！”

谢洁心的儿子陈林，十七岁，长得很高大匀称，一表人才，他跨着书包向前走了几步。

谢洁心笑容可掬地迎出来，问儿子：“你怎么

还没走啊?”

陈林：“我要等你走了再回去。”

谢洁心：“别等了，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要是你爸爸有信，就寄到劳改局转给我，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可要用功读书啊……”

陈林打断她：“放心吧！妈，你再给我留些零用钱！”

谢洁心边掏钱边说：“怎么还要钱，你可不要胡花！”

陈林接过一张十元人民币，又从母亲手中抽去一张十元人民币，高兴地扬扬手：“你快去上车吧，咵咵！”

谢洁心望着陈林的背影，不放心地嘱咐着：“过马路当心！快下雨了！”陈林头也不回，匆匆穿过了马路。

小囚车内。

谢洁心钻进了小囚车，中年干警让谢洁心坐在看押席位上，自己坐在门边，随手关上门，窗外已开始下雨。

汽车发动了。

谢洁心回头看看车内。

铁栅的门已锁上，在铁栅的里层端坐着方刚、肖佛、沈金明、阮五。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木然呆坐。

## 5 启动的小囚车

囚车旋转着闪光器鸣笛驶出，围观的人急促地往两边分开。

谢洁心透过车窗向围观的人们注视；人们拥着向车内窥望，议论不断。

囚车内端端正正坐着方刚等四人。突然方刚的眼睛一亮，极力向后看去。人行道上，逆着人流跑来母女二人，母亲大约五十上下，头发已花白，形容憔悴，手里拉着十三岁的女儿小妹，她们慌慌张张地追奔汽车而来。

方刚紧张地站起来抓住了铁门。

人行道上一位戴眼镜的瘦弱男子气冲冲地急步走来，抓起母女两人的胳膊，不容分说，拉了就走。

方刚的眼里满是泪水，他极力睁大泪眼望去：

大街上，春雨如烟，淹没了母亲的身影，只见各种颜色的雨伞在远处和近处跳跃，渐渐模糊成一簇簇光斑。

方刚再也看不见母亲的身影，头重重地顶到铁栅窗上。

## 6 烟雨中

小囚车行驶在繁华市区。

小囚车在僻静的市郊行驶。

## 7 小囚车内

干警正和谢洁心谈话。

干警：“记者同志！你能到我们这地方来，决

心可不小啊！”

谢洁心笑：“监狱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是很黑、很恐怖的形象！不过，我倒很想看看咱们今天的监狱！”

干警：“是啊！社会上太不了解我们了，这一次希望能给您留下个新鲜的印象。”

坐在后座里的肖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小声问身边的沈金明：“哥们，是第一次吗？”

沈金明痛苦地点点头，胆怯地轻声问：“这是往哪儿送？”

肖佛俨然大哥一般：“别怕，我进来多次了，什么都懂。现在是往劳改场送，去过劳改场吗？”

沈金明惶惑地摇摇头。

肖佛：“劳改场都是大铁丝网围着，带电的，碰上就完了，夜里还有狼狗巡逻，进去就别想跑出来。”

沈金明恐惧地睁大双眼。

方刚也盯着肖佛，他在判断肖佛的话有多少真实性。

肖佛越说越起劲：“夜里有大狼狗巡逻，白天管教干部的手里都拿着电棍，谁要是不老实就‘咔’给你一下，”说着朝阮五的肚子捅去，阮五吓得“喔唷”一声。

干警回头瞪了肖佛一眼：“小家伙！你在散布什么谬论啊？！”

肖佛急忙低下头不说话了，可他又偷偷向窗

外望去。

小囚车在公路上行驶，两边是葱郁的田野。

肖佛突然感到异样，情急地大叫：“你们这是把我们往哪儿送啊？”

中年干警：“到了，就往这儿送。”

随即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四少年犯惊慌地向车外看去。

### 8 少年犯管教所

窗外出现一堵高墙和一道威严的大铁门，铁门边挂着一块大木牌，白底黑字，赫然写着“少年犯管教所”。

方刚、肖佛等四人吓得目瞪口呆。

大铁门发出沉重的声音，慢慢地自动启开了。小囚车驶进铁门。

少管所赵所长从办公大楼里热情地迎出来和走出囚车的谢洁心亲切握手。

赵所长：“欢迎你啊，谢洁心同志！”

谢洁心：“你好！”

中年干警介绍：“这是赵所长，这是刘队长。”

谢洁心：“你们好！”

赵所长：“先到休息室休息吧，你的住处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

谢洁心：“我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赵所长：“哪里，你们当记者的，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是求之不得呀！走吧，先进去休息

一下。”

谢洁心：“不用了，能不能请位同志先把我的箱子送去，我想跟这些小家伙一起去报到，行吗？”

赵所长：“没问题，我已经通知各中队，为你开绿灯，保证你的采访调查畅通无阻。”

谢洁心：“实在太感谢了，那我先走了。”

这时小刘队长和中年干警已经带着方刚、肖佛等四人向后院走去。

肖佛等人边走边紧张地四处张望。

高楼、大树、花坛、草坪。

在路旁的矮树下，一群少年犯在锄草，他们透过小树枝窥视新来的陌生人。他们的目光都很短促，一闪、一闪，令人捕捉不定。

沈金明突然惊骇地转头望去。

一队少年犯肩扛劳动工具，雄壮地喊着一二、三、四，从他们的面前走过去。

肖佛四人被带到了一个大操场。

大操场上有几个中队的少年犯正在操练，有的在迈正步，有的在练左右转，然而在整齐的队列里，依然有人斜着眼偷看。

方刚突然紧张地向后看去。

有两个武警押着一名戴着手铐的凶恶少年急急走来，少年衣衫凌乱，沾满烂泥，显然是刚刚抓回的逃犯。他们急急走来，越过了四人，向另外一处小院走了进去。

方刚望着他们的背影，低下头，若有所思；

忽听干警催促“走啦”，才又急忙随上队伍。

四个少年被带上了一座六层大楼。

青年干警走在前面，中年干警走在最后。

他们一层一层地向上走去。

每一层楼都有一道铁门，他们越过了铁门，又向上层爬去。

沈金明已是虚汗淋淋。他突然摔倒，谢洁心急忙扶起他。

肖佛的眼骨碌乱转，他在观察每一层的变化。

方刚的脸更加铁青了。

阮五只是低头喘气。

他们终于在最后一道铁门前站住了，铁门上方横着一块小木牌，上写“第一中队。”

青年干警上前拍打着铁门。

一名队长走出来向来人望了一下，启锁打开了铁门。

当沈金明最后一个迈进门时，铁门又被重重地关上了，整座楼都回响着上锁的声音。

沈金明听到这声音，脸更加苍白了，惊吓与虚弱使他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 9 市内 繁华的大街

醒目的霓虹灯广告商标。

拥挤的人群。

往返的各种车辆。

## 10 西餐馆内

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桌上是丰盛的西式盘菜，谢洁心的儿子陈林正陪着一个娇艳的少女在吃西餐，他们喝着啤酒，喁喁密谈。

陈林：“你为什么不敢到我家来？”

少女：“你爸爸好吓人的。”

陈林：“他上个月出国了，要两年才能回来！”

少女：“那你妈呢？”

陈林：“她呀，真奇怪，忽然对少年犯罪有了兴趣，要去搞个社会调查，把自己也关进少管所了。”

少女：“你家里不是还有奶奶吗？”

陈林：“她已经老糊涂了，最疼我，在家里什么都听我的！”

少女腼腆地低下头。

陈林靠近少女的脸，亲热地低声说：“我现在绝对是自由的王子了……”

少女羞涩的脸，突然紧张起来。

桌下，陈林的手向少女的大腿摸去。

少女惊慌地喘息着。

## 11 少管所中队宿舍

值班少年犯命令新入所的十名少年犯：“你们都过来，面向着墙坐下，快！”

肖佛凭老经验第一个面向墙坐在地上，他将两手向后一背，挺起腰，低下头。

值班少年犯看肖佛做得很准确，便对大家

说：“对了，都照着他的样子坐好！动作要快！”

众人看着肖佛的样子，都席地而坐。

刘队长陪同谢洁心入内。

刘队长礼貌地请谢洁心坐在桌旁，自己就开始接收工作。

他打开文件夹，翻阅着档案。

肖佛偷偷转头望去，不防被值班少年犯踢了一脚。他压低声音警告：“老实点，不许乱动！”

刘队长喊：“方刚！”

方刚应：“有！”站起来。

刘队长打量着方刚，一边在登记表上核对：“你今年几岁？”

方刚：“法院不是问过了？”

刘队长：“这是入所登记。”

方刚没好气地：“十六！”

刘队长：“判了几年？”

方刚不耐烦地大声答道：“五年！”

刘队长：“犯了什么罪？”

方刚：“你们不是说我是持刀伤人吗？”

刘队长：“怎么是‘你们说’？你没有持刀伤人吗？”

方刚：“别人不也拿着刀要伤我吗？”

刘队长：“可是你先动了手，把人家造成终身残废！不是吗？”

方刚：“知道了还问！”

刘队长想发作：“嗯？！”但又忍了下来，继续问：“读了几年书？”

方刚：“我怎么知道？”

刘队长：“读了几年书都不知道？”

方刚：“我读是读的初中，可是你们一会儿抓我，一会儿又放，学校也一会儿开除，一会儿收回，这怎么读书？”

刘队长无可奈何地：“你下去吧！肖佛！”

肖佛赶紧答应：“有。”急忙站起，揉了揉快坐麻了的腿。自语地：“腿麻了！”

刘队长：“你叫肖佛吗？”

肖佛：“是。没错！”

刘队长：“还有别的名吗？”

肖佛：“那多了，你问哪个？”

刘队长：“都说说！”

肖佛：“是！哥儿们叫我‘八级钳工’、‘小天窗’、‘小佛爷’，后娘叫我‘王八蛋’，还叫……”

刘队长不耐烦地：“行了，你的籍贯！”

肖佛：“我习惯吃肥肉、睡懒觉，还习惯……”

刘队长睁大眼睛：“我问你籍贯，家住哪？”

肖佛：“喔！明白了，我家住镇江。”

刘队长：“你父亲的名字。”

肖佛：“我父亲……你问哪个父亲？”

刘队长瞪大眼睛：“你能有几个父亲？”

肖佛：“我有三个爹，三个妈，谁知道你问哪一个呀？！”

谢洁心惊讶地注视着肖佛。

刘队长也愕然地望着肖佛，好一会儿他才缓和了口气：“一个一个说，先说你的亲爹、亲妈！”

然后再说你的后爹后妈……”

## 12 阳光下

一把理发剪象铁犁耕耘着泥土，方刚的乱发被犁出道道白沟。

水喷头上，肖佛的光头上涂满了肥皂，他在冲刷满手的污垢。

他们的脏衣服被抱走，放上了整齐的少管所服。

宿舍。

已经换了新所服的方刚等十人，正在班长的口令下练习“起立、坐下。”

班长：“大家注意，到少管所以后，必须学会生活制度化、卫生经常化、行动军事化。现在听我的口令：起立，坐下；起立，坐下；起立……”

唯独方刚懒洋洋地总比别人慢一拍。

班长大声训斥：“方刚！你怎么搞的？拖拖拉拉！”

方刚不满地慢慢站起来。

班长：“注意听我的口令，坐下！”

方刚偷偷把身边杨雄的小凳踢到一边。杨雄重重地坐到地上，他立即爬起来朝若无其事的方刚扑去。

全班大乱。

## 13 女队缝纫车间

几十名女少年犯正在女队长的指导下踏着缝

纫机加工服装。

赵所长陪同谢洁心走进车间。

女队长热情迎上，并向全队招呼：“大家停一下，赵所长有点事。”

赵所长走到当中向女少年犯介绍说：“同学们！这是《社会与家庭》杂志社的记者谢洁心同志，你们就叫她谢阿姨吧！她要在咱们所生活一个时期，还要和你们交朋友。她很关心你们的前途未来，谁愿意找她谈谈都行，今天就算第一次见面吧！现在欢迎谢阿姨讲话。”

众女孩鼓掌。

谢洁心激动地望着女孩子，不由得眼泪涌上来。她感情激动地：“同学们，我第一次到少管所来，今天见了你们，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你们都还小啊，本来都该在父母的身边，都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她哽咽住了）可是你们……当然，这里也象家，老师们也象父母一样，可我还是盼望你们能早一天改好，能早一天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团聚，我愿意帮助大家，咱们就交个朋友吧！”

女孩子望着谢洁心的脸，听着这些深情的话，不少人低下头去。

#### 14 拂晓

高墙内响起了起床号声和哨声。

监舍大楼，一层一层的灯亮了。

一层一层的铁窗内响着班长的叫声：“起床！”